

卷之四

影鄉音論跋

此論創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
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
及居士大為撫掌及庚寅夏日偶因
弟子請益始命筆于馬藏之既久而
未指出此願有流通者未之許也甲午冬
又隨綠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云

時忽失其稿竟不果明年乙未春予即
以弘法羅維被逮是時其草業已遺
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
秋蒙

恩遣雷陽先是遠觀祥師由匡廬杖
策得向予京師至聊城以暑病而返於
白下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
於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
足以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竒刻之以廣
法施予固止之故又未果戊戌夏予寓五
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偶拈出示眾
門人通緝輦歎未曾有即願壽釋未就
及冬為衆演楞嚴宗旨適門人寶貴見
而歡喜願竭効成之以卒業焉噫欲

景
識佛性義我當觀時節因緣也視此
區之片語誠不足為法門重輕况創意
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作之於
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
緣偶會而然耶道与时也庸可強
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
名端

萬曆戊戌除日懿山道人清書于
楞伽室



觀老莊影響論

明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述
陋巷居士顏廣瞻校梓

叙意

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。須善自他宗。此方從古經論諸師。未有不善自他宗者。且吾宗末學。安於孤陋。昧於同體。視爲異物。不能融通教觀。難於利俗。若夫當世

君子安心佛法。爲法城壑者多矣。自有神鑑。固不待言。其有初信之士。不能深窮教典。苦於名相支離。難於理會。至於酷嗜老莊。爲文章淵藪。及其言論指歸。莫不望洋而嘆也。迨觀諸家注釋。各徇所見。難以折衷。及見口義副墨。深引佛經。每一言有當。且謂一大藏經。皆從此出。而惑者以爲必當。深有慨焉。余居海上。枯坐之餘。因閱楞嚴法華。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。遂蔓衍及此。以自決。非敢求知於真人。以爲必當之論也。且慨從古原教。破敵者發藥居多。而啓膏肓之疾者少。非不妙投。第未胗其病源耳。是故余以唯心識觀。而印決之。如摩尼圓照。五色相鮮。空谷傳聲。衆響斯應。苟唯心識而觀諸法。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。故以名論。

論教源

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。而造乎妙者。不可以言傳。效之者。亦不可以言得。况大道之妙。可以口耳授受。語言文字而致哉。蓋在心悟之妙耳。是則不獨叅禪。貴在妙悟。卽世智辯聰。治世語言。資生之業。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。妙則非言可及也。故吾佛聖人說法。華則純譚實相。乃至妙法。則未措一詞。但云如是而已。至若悟妙法者。但云善說法者。治世語言。資生業等。皆順正法。而華嚴五地聖人。善能通達世間之學。至於陰陽術數圖書。印璽醫方。辭賦靡不該練。然後可以涉俗利生。故等覺大士。現十界形。應以何身。何法得度。卽現何身。何法而度。脫之。由是觀之。佛法豈絕無世諦。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。由人不悟大道之妙。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。道豈然

乎。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。在此則曰彼外道耳。在彼則曰此異端也。大而觀之。其猶貴賤偶人。經界太虛。是非日月之光也。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。蓋古之聖人無他。特悟心之妙者。一切言教。皆從妙悟心中流出。應機而示淺深者也。故曰。無不從此法界流。無不還歸此法界。是故吾人不悟自心。不知聖人之心。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。譬夫塲人之欣戚。雖樂不樂。雖哀不衰。哀樂原不出於已有也。哀樂不出於已而以已爲有者。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。

論心法

余幼師孔。不知孔。師老。不知老。旣壯師佛。不知佛。退而入於深山。大澤。習靜以觀心焉。由是而知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旣唯心識。觀則一切形。心之影也。一切聲。心之響也。是則一

切聖人。乃影之端者。一切言教。乃響之順者。由萬法唯心所現。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。皆順正法。以心外無法。故法法皆真。迷者執之而不妙。若悟自心。則法無不妙。心法俱妙。唯聖者能之。

論去取

吾佛經盡出自西域。皆從翻譯。然經之來始於漢。至西晉方大盛。晉之譯師。獨稱羅什爲最。而什之徒。生肇。融。叡。四公。僧之麟鳳也。而什得執役。然什於肇。亦曰余解不謝子。文當相揖耳。蓋肇尤善老莊焉。然佛經皆出金口。所宣而至此方。則語多不類。一經而數譯者。有之。以致淺識之疑。殊不知理實不差。文在譯人之巧拙耳。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。文皆雅致。以有四哲左右焉。故法華理深辭密。曲盡其妙。不在言。而維摩文勢宛莊語。其理自

昭著。至於肇四論。則渾然無隙。非具正法眼者。斷斷難明。故惑者非之以空宗。莊老孟浪之談。宜矣。清涼觀國師。文殊化身也。至疏華嚴。每引肇論。必曰肇公尊之也。嘗竊論之。藉使肇見不正。則什何容在座。什眼不明。則譯何以稱尊。若肇論不經。則觀又何容口。古今質疑頗多。而槩不及此。何哉。至觀華嚴。疏每引老莊語甚夥。則曰取其文。不取其意。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。宗鏡闢之尤著。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。建大法幢者。何去取相左。如此嘗試論之。抑各有所主也。蓋西域之語。質直無文。且多重復。而譯師之學。不善兩方者。則文多鄙野。大爲理累。蓋中國聖人之言。除五經。束於世教。此外載道之言者。唯老一書而已。然老言古簡。深隱難明。至若發揮老氏之道者。唯莊一人而已。筆乘有言。老之有莊。

猶孔之有孟。斯言信之。然孔稱老氏猶龍。假孟而見莊。豈不比面耶。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。卽上下千古。負超世之見者。去老唯莊一人而已。載道之言廣大自在。除佛經。卽諸子百氏而究天人之學者。唯莊一書而已。藉令中國無此人。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。中國無此書。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。蓋吾佛法廣大微妙。譯者險辭以濟之。理必沉隱。如楞伽是已。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。以有四哲濟勝之具故耳。觀師有言。取其文不取其意。斯言有由矣。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。肇必捨此而不顧矣。由是觀之。肇之經論用其文者。蓋肇宗法華。所謂善說法者。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。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。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。卽孔子作春秋。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。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。

歟。清涼則渾融法界。無可無不可者。故取而不取。是各有所主也。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。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。卽現其身而爲說法。至於妙莊嚴二子。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。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。蓋此方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。然此剛爲現身說法。旋即斥爲外道邪見。何也。蓋在著與不著耳。由觀音圓通無礙。則不妨現身說法。由妙莊嚴生執著。故爲外道邪見。是以聖人教人。但破其執。不破其法。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。非正見也。

論學問

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。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。如攔路虎。必驚怖不前。及教之親習。則曰彼外家言耳。掉頭弗顧。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。必引佛語爲證。或一言有當。且曰佛

一大藏盡出於此。嗟乎。是豈通達之謂耶。質斯二者。學佛而不通百氏。不但不知世法。而亦不知佛法。解莊而謂盡佛經。不但不知佛意。而亦不知莊意。此其所以難明也。故曰。自大視細者不盡。自細視大者不明。余嘗以三事自勗。曰。不知春秋。不能涉世。不知老莊。不能忘世。不參禪。不能出世。知此。可與言學矣。

論教乘

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。是果然乎。曰。若以三界惟心。萬法惟識。而觀。不獨三教本來一理。無有一事一法。不從此心之所建立。若以平等法界。而觀。不獨三聖本來一體。無有一人一物。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。故曰。不壞相。而緣起。染淨恒殊。不捨緣。而卽真。聖凡平等。但所施設有圓融。行布人法。權實之異耳。圓融者。一切諸法。但是一心。染淨

融通無障無礙。行布者。十界五乘五教理事。因果淺深不同。所言十界。謂四聖六凡也。所言五教。謂小。始。終。頓。圓也。所言五乘。謂人。天。聲聞。緣覺。菩薩也。佛則最上一乘矣。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。條然不紊。所言人者。卽蓋載兩間。四海之內。君長所統者是已。原其所修。以五戒爲本。所言天者。卽欲界諸天。帝釋所統。原其所修。以上品十善爲本。色界諸天。梵王所統。無色界諸天。空定所持。原其所修。上品十善。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。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。所言聲聞所修。以四諦爲本。緣覺所修。以十二因緣爲本。菩薩所修。以六度爲本。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。佛則圓悟一心。妙契三德。攝而爲一。故曰圓融。散而爲五。故曰行布。然此理趣。諸經備載。由是觀之。則五乘之法。皆是佛法。五乘之行。皆是佛

行。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。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。無非應機施設。所謂教不躡等之意也。由是證知。孔子人乘之聖也。故奉天以治人。老子天乘之聖也。故清淨無欲。離人而入天。聲聞緣覺。超人天之聖也。故高超三界。遠越四生。棄人天而不入。菩薩超二乘之聖也。出人天而入人天。故往來三界。救度四生。出真而入俗。佛則超聖凡之聖也。故能聖能凡。在天而天。在人而人。乃至異類分形。無往而不入。且夫能聖能凡者。豈聖凡所能哉。據實而觀。則一切無非佛法。三教無非聖人。若人若法。統屬一心。若事若理。無障無礙。是名爲佛。故圓融不礙。行布十界。森然行布。不礙圓融。一際平等。又何彼此之分。是非之辯哉。故曰。或邊地語說四諦。或隨俗語說四諦。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。原彼二聖。豈非吾佛

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。斯則人法皆權耳。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。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。緣淺以及深。由近以至遠。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。故以仁義禮智援之。姑使捨惡以從善。由物而入人。修先王之教。明賞罰之權。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跡。正人心。定上下。以立君臣父子之分。以定人倫之節。其法嚴。其教切。近人情而易行。但當人欲橫流之際。故在彼汲汲猶難之。吾意中國非孔氏。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。雖然。孔氏之跡固然耳。其心豈盡然耶。况彼明言之曰。母意。母必。母固。母我。觀其濟世之心。豈非擬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。經稱儒童。良有以也。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。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。故執先王之跡。以挂功名。堅固我執。肆貪欲而爲生累。至操仁義

而爲盜賊之資。啓攻闢之禍者。有之矣。故老氏愍之曰。斯尊聖用智之過也。若絕聖棄智。則民利百倍。剖斗折衡。則民不爭矣。甚矣貪欲之害也。故曰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故其爲教也。離欲清淨。以靜定持心。不事於物。澹泊無爲。此天之行也。使人學此。離人而入於天。由其言深沉。學者難明。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。因人之固執也深。故其言之也切。至於誹堯舜。薄湯武。非大言也。絕聖棄智之謂也。治推上古。道越羲皇。非漫談也。甚言有爲之害也。詆訾孔子。非詆孔子。詆學孔子之跡者也。且非實言。乃破執之言也。故曰寓言十九。重言十七。訶教勸離。隳形泯智。意使離人入天。去貪欲之累。故耳。至若精研世故。曲盡人情。破我執之牢關。去生人之大累。寓言曼衍。比事類辭。精切著明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識。此

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。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。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。糝糠塵世。幻化死生。解脫物累。逍遙自在。其超世之量何如哉。嘗謂五伯僭竊之餘。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。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。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。且當群雄吞噬之劇。舉世顛暝。亡生於物欲。火馳而不返者衆矣。若非此老踞起。攘臂其間。後世縱有高潔之士。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。均之濟世之功。又何如耶。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。其文字從三昧而出。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。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。茫然不知所歸趣。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。宜乎驚怖而不入也。且彼亦曰萬世之後。而一遇大聖。知其解者。是旦暮遇之也。然彼所求之大聖。非佛而又其誰耶。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。斯言信之矣。

影響論
世人於彼尚不入。安能入於佛法乎。

論工夫

吾教五乘進修工夫。雖各事行不同。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。故吾教止觀。有大乘。有小乘。有人天乘。四禪入定。九通明禪。孔氏亦曰。知止而後有定。又曰。自誠明。此人乘止觀也。老子曰。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微。又曰。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莊子亦曰。莫若以明。又曰。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。又曰。人莫鑑於流水。而鑑於止水。惟止能止衆止也。又曰。大定持之。至若百骸九竅。眩而存焉。吾誰與爲親。又曰。咸其自取。怒者其誰耶。至若黃帝之退居。顏子之心齋。丈人承蜩之喻。仲尼夢覺之論。此其靜定工夫。舉皆釋形去智。離欲清淨。所謂厭下苦粗障。欣上淨妙離。異去人而入天。按教所明。乃捨欲界生。而生初禪。

者。故曰。宇泰定者。發乎天光。此天乘止觀也。首楞嚴曰。一切世間所修心人。愛染不生。無留欲界。是人應念身爲梵侶。又曰。欲習既除。離欲心現。是人應時能行梵德。名爲梵輔。又曰。清淨禁戒。加以明悟。是人應時能統梵衆。爲大梵王。又曰。此三勝流。一切煩惱所不能逼。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。清淨心中。諸漏不動。名爲初禪。至於澄心不動。湛寂生光。倍倍增勝。以歷二三四禪。精見現前。陶鑄無礙。以至究竟。群幾窮色性性。人無邊際。名色究竟。天此其證也。由是觀之。老氏之學。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形莫先於有智。故釋智以淪虛。此則有似二乘。且出無佛世。觀化知無。有似獨覺。原其所宗。虛無自然。卽屬外道。觀其慈悲救世之心。人天交歸。有無雙照。又似菩薩。蓋以權論。正所謂現婆羅門。

身而說法者。據實判之。乃人天乘精修梵行。而入空定者是也。所以能濟世者。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。統領世界說十善法。救度衆生。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。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。由人乘而修天行者。此其類也無疑矣。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。非孟浪之談也。

論行本

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。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。豈獨人天爲然哉。究論修進階差。實自人乘而立。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。故裴休有言曰。鬼神沉幽愁之苦。鳥獸懷獮狢之悲。修羅方嗔。諸天耽樂。可以整心慮。趣菩提。唯人道爲能耳。由是觀之。捨人道無以立佛法。非佛法無以盡一心。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。人道以佛法爲究竟。故曰菩提

所緣緣苦衆生。若無衆生則無菩提。此之謂也。所言人道者。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。民生日用之常也。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不識不知。無貪無競。如幻化人。是爲諸上善人。俱會一處。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。又何庸夫聖人哉。奈何人者。因愛欲而生。愛欲而死。其生死愛欲者。財色名食睡耳。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。構攻鬪之禍。以致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子。不子。雖先王之賞罰。不足以禁其心。適一已無厭之欲。以結未來無量之苦。是以吾佛愍之曰。諸苦所因。貪欲爲本。若滅貪欲。無所依止。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。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。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。正示十界因果之相。皆從人道建立也。然旣處人道。不可不知人道也。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。而以淨梵爲父。摩耶爲母者。示有君

親也。以耶輸爲妻。示有夫婦也。以羅睺爲子。示有父子也。且必捨父母而出家。非無君親也。割君親之愛也。棄國榮而不顧。示名利爲累也。擲妻子而遠之。示貪欲之害也。入深山而苦修。示離欲之行也。先習外道。四徧處定。示離人而入天也。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。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。成佛之後。入王宮而昇父棺。上忉利而爲母說法。示佛道不捨孝道也。依人間而說法。示人道易趣菩提也。假王臣爲外護。示處世不越世法也。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。垂誠後世之弘範也。嗟乎。吾人爲佛弟子。不知吾佛之心。處人間世。不知人倫之事。與之論佛法。則儻侗真如。瞞預佛性。與之論世法。則觸事面墻。幾如檮昧。與之論教乘。則曰枝葉耳。不足尚也。與之言六度。則曰菩薩之行。非吾所敢爲也。與之言

四諦。則曰彼小乘耳。不足爲也。與之言。四禪。入定。則曰彼外道所習耳。何足齒也。與之言。人道。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。仁義禮智之行也。嗟乎。吾人不知何物也。然而好高慕遠。動以口耳爲借資。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。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。故曰。離欲寂靜最爲第一。以余生人道。不越人乘。故幼師孔子。以知人欲爲諸苦本。志離欲行。故少師老莊。以觀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。故皈命佛。

論宗趣

老氏所宗。虛無大道。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。八識精明之體也。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。而爲第八阿賴耶識。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。六識爲造業之本。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。是則十界聖凡。統皆不離此識。但有執破

染淨之異耳。以欲界凡夫。不知六塵五欲境界。唯識所變。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。固執不捨。造種種業。受種種苦。所謂人欲橫流。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。使思無邪。姑捨惡而從善。至若定名分。正上下。然其道未離分別。卽所言靜定工夫。以唯識證之。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。以祛鬪諍之害。而要歸所謂妙道者。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。所謂生機道原。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。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。則曰谷神不死。又曰死而不亡者壽。又曰生生者不生。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。以無爲爲宗極。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脉。破前六識分別之執。伏前七識生滅之機。而認八識精明之體。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。以爲妙道之源耳。故曰惚兮恍。其中有象。恍兮惚。其中有

物。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。觀之不透。故曰杳
杳冥冥。其中有精。以此識體不思議。熏不思
議變。故曰玄之又玄。而稱之曰妙道。以天地
萬物皆從此中變現。故曰天地之根。衆妙之
門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。故莊稱自然。且老乃
中國之人也。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。可謂捷
疾利根矣。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。豈不頓
證真無生耶。吾意西涉流沙。豈無謂哉。大段
此識深隱難測。當佛未出世時。西域九十六
種。以六師爲宗。其所立論百什。至於得神通
者甚多。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。洎乎吾
佛出世。靈山一會。英傑之士。皆彼六師之徒。
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。如良馬見鞭影而行。
豈非昔之工夫有在。但邪執之心未忘。故今
見佛只在點化之間。以破其執耳。故佛說法
原無贅語。但就衆生所執之情。隨宜而擊破。

之所謂以楔出楔者。本無實法與人也。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。次第徵辯。以破因緣自然之執。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。而看教者不審乎此。但云彼西域之人耳。此東土之人也。人有彼此。而佛性豈有二耶。且吾佛爲三界之師。四生之父。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。而此十萬里外。則絕無分耶。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。堅固我執之情者。豈只彼方衆生有執。而此方衆生無之耶。是則此第八識。彼外道者。或執之爲冥諦。或執之爲自然。或執之爲因緣。或執之爲神我。卽以定修心。生於梵天。而執之爲五現涅槃。或窮空不歸。而入無色界天。伏前七識生機不動。進觀識性。至空無邊處。無所有處。以極非非想處。此乃界內修心。而未離識性者。故曰。學道之人。不識真。只爲從前認識神。無量劫來生

死本。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。至於界外聲聞。已滅三界見思之惑。已斷三界生死之苦。已證無爲寂滅之樂。八識名字尚不知。而亦認爲涅槃。將謂究竟歸寧之地。且又親從佛教得度。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。至於法華會上。猶懷疑佛之意。謂以小乘而見濟度。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。方捨此識。而猶異熟未空。由是觀之。八識而爲生死根本。豈淺淺哉。故曰。一切世間諸修行人。不能得成無上菩提。乃至別成聲聞緣覺。及成外道諸天魔王。及魔眷屬。皆由不知二種根本。一者無始生死根本。則汝今者與諸衆生。用攀緣心爲自性者。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。則汝今者識精元明。能生諸緣。緣所遺者。正此之謂也。噫。其老氏者。以人間世出無佛世。而能窮造化之原。深觀至此。卽其精進工夫。誠不

易易。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。然其立教。古德嘗言。孔助於戒。以其嚴於治身。老助於定。以其精於忘我。二聖之學。與佛相須而爲用。豈徒然哉。攄實而論。但執孔者。涉因緣。執老者。墮自然。要皆未離識性。不能究竟一心故也。佛則離心意識。故曰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方徹一心之源耳。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。故佛所破正不止此。卽出世三乘。而亦皆在其中矣。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。薄湯武。詆訾孔子之徒。以爲驚異。若聞世尊訶斥二乘。以爲焦芽敗種。悲重菩薩。以爲佛法闡提。又將何如耶。然而佛訶二乘。非訶二乘。訶執二乘之跡者。欲其捨小趣大也。所謂莊詆孔子。非詆孔子。詆學孔子之跡者。欲其絕聖棄智也。要皆遺情破執之謂也。若果情忘執謝。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鄩矣。方

欠
忻至樂之不暇。又

何庸夫憤憤哉。此其華嚴地上菩薩。而於塗
灰事火。卧棘投針之儔。靡不現身其中。與之
作師長也。苟非佛法。又何令彼入佛法哉。故
彼六師之執幟。非佛不足以拔之。吾意老莊
之大言。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。信乎遊戲之
談。雖老師宿學。不能自解免耳。今以唯心識
觀。皆不出乎影響矣。

觀老莊影響論

畢

程